春秋三發

原缺

亦犂然有當于心蓋其體傳精故其晰題審晰題審故其去取嚴而媛姝之徒反病其刪佚之刻洎楚黃諸君子出拮異標新學人

愈有絓漏之懼不敢專尚鄒旨然桃源問渡舍四山氏倀倀何之海內同人此心一也年來猶龍氏指月一書遡委窮源最稱詳匯

家戸戸祝業無間言而初學之士猶茫然未得其要領大約窮經之病有三分覽之則苦浩而難旣也總覽之則苦棼易眩也拈抛

而又掂彼揣傳而復揣合
則更苦答問支離而記憶
終無序也蓋康侯氏全付
精神止在立傳期于大經
大法炳如日星用畢聖王

經世之志爾載筆之始何暇爲文字津梁故讀是經者要須體認書法主意之所在而手眼注之則立傳之精神始出而宣尼作經

之精神亦出单題未詳而驟言傳合何異楷書不端而思草隸者乎且傳題組織一事之本末而分之綴之猶康侯意中事也若合

題昉于欝離氏借經文之鄰比者强爲傅會此縱橫捭闔之識智耳後遂俳偶紛紜觴濫莫底康侯夢想及此乎然習尚所漸已成

令甲因勢利導惟有畫一之一法嘗準諸大經而言傳則經而合則綸也然未有不知大經而漫言經綸者故爲後生說法斷自单

題始單訖而傳繼之傳訖而合繼之根據體要首尾循環或刪或增各詳其故教者既不傷于冗繁聽者亦適然而漸悟此余亟發

之本旨也鄙見雖尠搠獲大要詳鄒先生之所畧而約猶龍氏之所詳發源本同指趣微别至于摘幽發伏粗有一得之長務使開

卷洞然循序漸進康侯復
起不易吾言爾若欲仰贊
素王夫何敢

大蘧氏馮士驊識于艾
廬

春秋三發凡例

单題發例

題之有单對，傳合而名也。单題卽聖經也。宣尼氏一生苦心。止藉此數字褒譏片言筆削。匹夫代行天子之事，讀是經而草草看過，茫然不識指歸。安取傳心之要典爲。故康侯一傳。雖以三傳爲墻壁而有功孔氏十倍三家。傳云。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信矣。愚謂康侯作傳。獨以畫

筆爲化工。而義色凜然。時在言表。故行文者。嚴覈處。當如老吏之爰書。刻畫處。宜如畫史之寫照。務使經傳互融。衮鉞無遁。則看傳時須先具別眼也。探驪得珠。鱗爪總歸無用。粘皮帶骨。濡首何殊。而墻以意逆志。是爲得之爾。

一看書法有輕重之分。紀寔者輕。據事者重。重者先提而後繳。輕者或點而或帶。總之筆段以輕撇爲工。沓拖最所忌也

一看主意有詳要之別詳或累句要只单詞行文據旨鋪排雖極縱横而要不詭于幅

一单題有全出半出總在一傳者如入向入極歸祊入祊　敗菅取郜防　時來入許之類

有題在此而傳寄彼者如伯姬歸寄莊二十五年姬歸之類有無傳而或寄他傳如凡伯聘之寄入許傳遇垂之寄遇清傳會中丘之寄會防傳之類有無傳而借大全亦註作傳如會齊盟

對之類難以枚舉比例互推即一公而十二公可倣也。

傳題發例

凡傳題旨與題序俱詳傳中若比數多者即行文之法亦具傳內傳熟則行文思過半矣善認題者即以傳爲題可也

題不連本比者謂之脫母須用顧母法入題要清楚收繳要見本比有傳而合做者合中須不

失傳意。

有搭比作事實、或相比比擬者、作法倒也、

有只用一比作事實者、作法同也。

舊有序題、如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兼有五經之類、非板則蕪、緊刪之、

傳題有易溷者、須一一記明、 如輸平歸祊假許三傳、 突救朔入公至三傳、 小白入北杏盟柯那狄伐會盂五傳、 伐楚次陘于師召陵

二傳、 四國伐秦秦人伐晉晉侯伐秦三傳、
清丘伐陳救陳伐宋圍宋四傳、 盟戲蕭魚二
傳、 入郛益來歸讙闡會吳伐齊國書伐四傳、
一一剖白于左、
輸平内、 無假詐、 歸祊内、 無郜防、 假許内、 無
輸平、
突救内、 無公至、 公至内無朔奔、
小白傳相桓從義搭救邢伐楚甯毋葵丘 北

杏傳會諸侯安中國免民于左衽搭盟幽救

召陵　盟柯傳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

王搭盟幽救邢伐楚葵丘　邢狄伐衛傳攘夷

狄安中國免民左衽搭伐山戎救邢盟貫

會盂傳合天下諸侯攘夷狄尊王室搭北杏伐

楚首止　四國伐秦內無晉侯伐秦　秦人伐

晉內無四國伐秦多入滑　清丘內有清丘伐

陳救陳伐宋題伐陳內有入陳清丘伐陳救陳

伐宋圍宋題　圍宋內有清丘救陳伐宋圍宋題易溷須記清丘內無圍宋圍宋內無入陳伐陳內多入陳以別于圍宋有圍宋以別于清丘伐宋內無救陳亦無圍宋　盟戲傳無侵蔡獲亦無執胥會申止多貞救各傳無此　蕭魚傳有執胥會申及楚子伐鄭　外貞伐鄭內有侵蔡獲無蕭魚貞救傳有伐鄭盟戲及一[illegible]伐鄭益來傳無歸二也以下三傳各多本[illegible]爲別

合題發例

合題者取題義之相合而名義從比也原係作傳止以表經就一事之原委綴屬成題已非其意況私相傳會成排偶之式乎然屬詞比事固春秋教也相沿既久剽影愈多姑芟詭僻之繁用存嚴整之目

凡兩傳中有對句或一句而兩傳俱有者皆可合或以事合如禮樂兵刑會盟攻恤兵食災祥

之類。或以人合。如君臣。夷夏。父子。夫婦。嫡庶。强弱之類。或以左合。如純孝。純臣。九鼎。三亡之類。要取意義之整嚴。牽搭支離。影響誕怪者。與弗取也。作文或兩開。或短股相對。視筆力爲之。亦以整嚴爲尚。

舊有比題合題。今統名曰合。　先隱合。次隱桓合。每一公題。遞加之。便初學攷記也。

凡例　終

春秋三發參訂姓氏

文湛持　震孟　　姚現聞　希孟

劉心城　錫玄　　鄭靜長　嘉生

戴還初　東旻　　馮猶龍　夢龍

俞彥直　廷諤　　管振之　玉音

朱南圖　稷　　耿克勵　汝忞

何非鳴　謙　　陳爾新　于鼎

周簡臣　銓　　周介生　鐘

顧嘿孫 簡　章羽侯 正宸

蔣發仲 燦　吳鵬先 振鯤

蔣五聚 星煒　劉越石 士鏻

劉同人 侗　張恭錫 晉徵

劉宏度 濟　陳玉立 宗之

姜清源 志濂　徐志衍 繼善

章維九 象鼎　支凝生 萬春

湯雪翎 鶴翔　沈晉水 昭遠

春秋三發序

予覽經術之盛衰未嘗不因乎人也漢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

一經說至百餘萬言
大師衆至千餘人傳
業寖盛支葉蕃滋所
云學如浚井得美水

而已援引圖讖各一
是非春秋三家言多
回舛公孫弘用董生
之議韋賢進蔡千秋

之說賈逵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又以丘明長于二傳縫綻漏闕議論紛洄下至于

儉之皆徒以專經爲業解散髻斜插簪儼然自比謝安而先無辭于何點雖復斷決

如流傷無留滯竟何

益哉宋紹興時以左

氏傳付胡安國點句

正音安國言左氏繁

碎不宜虛廢光陰耽
玩文采莫若潛心聖
經遂用安國專講春
秋時講官四人援例

乞各專一經高宗曰
他人通經豈胡安國
比不許我
明尊儒說

高皇帝獨取胡氏列之
學宮至
成祖任斯道之重採取
諸家傳註發明經義

者彙爲大全三家之
說復顯繇此言之文
定不特如大冬嚴雪
獨秀之松栢也宛然

斗杓之司天江河之
行地彼夫左氏膏肓
公羊壘守穀梁廢疾
不過殘星拂曙芳風

襲人而已經術之重

豈不以人哉

今上就將之學緝熙光

明謂通鑑直解不足

以沃

朕心而以春秋進余舅

文起先生寔專溢之

文起先生夫固今之

文定也余與仲先俱
文之自出又如顏嚴
之學俱本眭孟子守
嚴彭祖之言行徑頗

與相似而仲先猶在
行間雖有眭孟爲之
舅安樂不得自致通
顯然其學義精明益

復大進今觀三發之
書以傳還傳以比還
比不嘗聚米爲山谷
分析曲折昭然可曉

設泗山喜聞諸先生
而在猶當讓此人出
一頭地況其他乎使
非覃思研精不逼人

間事何以得此乃余所竊歎者泰山孫明復著春秋發微十二篇石介遂以先生事

復而語人曰孫先生
非隱者也除授書郎
直講大學又其次者
賈長頭在南宮雲臺

帝一日謂頳陽侯馬防曰此子無人事于外屢空則從孤竹子於首陽山矣使防以

錢二十萬尋之令有
才如仲先上之不蒙
緋衣銀魚之賜下之
不厠蘭臺虎觀之間

卽十年徒步十年緼袍徒自苦耳誰知之者雖有左傳癖竟何如和嶠之錢癖王濟

之馬癖也哉若傅説
之自處固有在矣昔
鄭衆知名于世太子
及諸王欲爲引籍殿

中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吾料梁松之縑帛必不敢及仲先之門亦經術以

人重非人以經術重之意也予因三發之刻而并爲發之如此

乙亥中秋社弟姚希

孟題

春秋三發序

聖人立敎期正人心爾矣學者不至聖而因言以測聖人之敎亦期正人心爾矣人心不正於是有夷狄

亂賊小人之禍此三者自
周以還與世道相終始仲
尼立千載之上逆知千載
下決懼此禍患作春秋以
隄坊之扶抑內外斬然弗

備其書從五經而出實兼五經之功第聖筆微至渾深治之者非一家詮之者非一說漢儒張皇莫能窺奧康侯總輯條貫傳以宋

事危苦激痛意本諷動人主於聖筆微至渾淚者豈能盡如函蓋頊在空山獲劉誠意稿數十首大都成於勝國至順間質氣莽蒼

較之今義多斷藝是時尚未嘗宗康侯也明興列布學宮一以康侯爲質的學者治胡氏之春秋遂忘孔子之春秋然欲

捨胡氏之春秋別繹孔子
之春秋亦詎能措一詞哉
講詁既興爰有單傳合三
例非大義所係穿絡貫午
如詩有比興賦亦復粲然

不廢兼嘉隆萬曆之初鉅公英篇妒天造地設神工鬼斧不惜為康侯生色亦足為聖經鼓吹文治之昌真制義中一大關鬬也俗論

泯棼新詭競出吳越麻畫
聞裂割晦僻甚至主司以
射覆而失真士子以遺忘
而從業舉聖人經世大法
與

國家尊經典憲等諸屐謎藏闔之戲瀆聖蔑法人心險詖莫斯爲甚即此便爲夷狄亂賊小人之萌而當事者曾無鄧析之誅愚竊

閲之閒嘗欲删其汚煩勒成定本昭告海内顧此溺禮垣春卿之司草茅其敢輕議社友馮仲先氏夙號經神憂其紊也與張德仲

氏謀別析三一體各發其覆使展卷者稟承曉白意詎止爲後學津梁用俾康侯大意浩浩古今與江河相流行而不爲裂割晦僻所

蕪塞其爲胡氏干城甚偉
而人心不正者亦或稍知
戢焉嗚呼其功豈止翼經
也哉

乙亥仲夏社弟陳宗之

書于翠峰山閣

春秋三發序

十年攻苦一經曉研昏燈未敢稍有倦色不能遽博一進賢冠鬱且成疾心胃之交時或作楚亥之清祀公車友枉趾相錯竟

以疲於應接向疾復祟亟在攢
眉間仲先馮子偕德仲張子携
其長君聲子持一編顧予倚褥
展眎不數葉而有起色矣予方
訝胸中有鬼諸君子固楮上有

丹耶問何居乎而以三發顏也曰一爲單題發也所以扶康侯氏之隱也一爲傳題發也所以暢康侯氏之旨也一爲比合題發也所以廣康侯氏之教也遡

前乙亥秋
高皇帝再
詔諸生誦習春秋以求聖人大經
大法爲他日立政臨民本而三
發之告竣適符其歲則仰質之

開山之青田護宗之太原旁而印之安平之鄒虞山之錢子於是編能不強起觀之乎披閱未終沉痾頓解將擬之爲杜工部之詩可以斷瘧矣將擬之爲王

右丞之畫可以平疾矣將擬之爲陳祭酒之檄可以愈頭風矣而猶未也借經立方試之輙驗一展賑而涊然汗出霍然病巳與聖人辯士之言何以異則請

以三發一編當枚生之七發奚
不可於是據几而起漫草數言
以覆馮張諸子嘻其何敢自護
曰僕病未能也
乙亥清祀望餘江上社弟季星

書於卍蛛園之蝶菴

古吳馮士驊仲先輯　張我城德仲參訂

隱公

元年　必稱元年

春秋明君用首以體元示義焉

體元只是正心人人有心推人君有參天地之用故曰自貴者始職字在

用字看出私述意亦須點出見帝王都是稱元

△春王正月　以夏時冠月加王正不書即位

春秋以夏時垂法而統與倫交正焉

書法有三隨傳遞做夏時冠月略重春秋既為天子之事則大統大倫皆

可得而正矣　要知舊史是冬十一月聖人改作春正蓋以春爲正者夏時也而建子之月實周月也故曰以夏時冠月

△盟蔑　稱公稱字先通例只提過　此及是起實書法只起勿收

內君急於要盟春秋惡其私也

總重惡盟作欲字須透發汲汲二字亦要描寫　此傳私字對公天下看

宿傳私字對莅盟看兩私字不同

克段　對日鄭伯又書克段于鄢

惡國志於翦弟其意不勝誅矣

意即志也推見至隱自武公存時直推到授大邑縱失道以至叛

而鄭伯之志乃見　人心不正都自意來故曰首誅其

歸賵　待賤而書名　貶王于天從過

春秋崇王示法而深示責相之意焉

稱天亦望其合天非徒尊之　紀法二字重王朝壞亂何以行諸邦國宰之非宰政在此　書凱

○盟宿

盟不可結信知春秋惡盟之意矣

一傳只發明凡書盟者惡之一句玩傳結語自明此書法是讀經者看出當照傳總收勿單收書盟也　盟以結信而信不可結雖有司盟無益何況於私相要誓乎　作文須逆推先王之欲何欲哉欲人不待結而自信耳

卩祭伯來　直書曰來

春秋不與內臣私交絕黨患也

人臣義無私交劈頭喝醒人心歸重杜朋黨之原而後結以豈有自植其黨之患黨字要認發　正本二字皆俱以王朝對列國言愚意卽作原字看較直截

二年　ム會戎潛　舉號　書會戎

會所當外者失馭戎之道矣

發得外戎意透纔見會不當會二書法逆倒　馭戎無道只外戎而已在東郊便非其所傾否適要發不內夏外夷不成春秋

書　書　稱人不氏卿師是經起例不必用　只出一先同

人向人極

亦紀用兵見上下之失焉

據事直書應上以事言之之事義自見矣應上以義言之之義義既在

字上。只發明逆而不順。而爲逆者不臣。縱逆者不若自明而意須次卻

盟唐 書。[illegible]

經獨譏交爽嚴其辨也

垂戒意亦要見 譏者譏其辨非譏其始

綸逆 書履綸逆 加姬歸只作事寔

春秋嚴大婚之禮特譏小國變常焉

非正。即是變常 人倫之本要發

伯姬歸 見莊廿五歸杞傳大夫未逆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于大夫之自逆也

經志內女之歸以辨分也

○盟密

聖經存闕文窮經者因之可也

以子繫紀非其爵以伯係子無其國本據舊史指聖人先儒承誤指後世

先儒如劉向仲舒之類闕疑二句文定為窮經者發舊云聖人之慎大謬

伐衛 伐是紀賞勿救不書戰如傳所謀

強國擅權脩怨春秋正以王法焉

重無王命上脩怨帶之甲兵固不可專諸侯亦非可伐死衛意輕

三年

日有食之 必書

經紀常度之災儆人君之怨也

治曆明時不重只重遇災而懼　陽微則陰盛故月不避日傳意通三十

六食而論

求賻　不稱使　曰求

春秋譏非命之微而尤端本以著其失焉

以非王命起倒求字作　既非王命如何又責天王使天王失道者亦大

臣也此何原兼三求說只作上字看

○石門　書而弗信

春秋志公天下故不以外盟爲常焉

王法即虞夏敬信之法非常即非常典全要得聖人一段驚訝之意方妙

此原槩盟會而言勿粘齊鄭有志天下爲公根據聖人自說非揣摩也

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　特書曰取

小國秉制而兼地春秋所深惡也、

只傳首幾語斷罪或曰以下皆爲濟西汶陽設難不重暴益肆矣略點兼

有感慨時事意

遇清　書及　書遇所志內志外之意非另一書法

內外託遇以簡禮春秋之所惡也、

凡遇禮近爲主遠爲賓稱先君以相見惟不期故爾若私約又何適主乎

人君相見全恃此禮欲簡則何所不至欲字對恭肅之心心字看

四國伐鄭　次宋公爲首

紀兵先大國嚴誅黨之法也、

只重治其黨與不重伐鄭　邪說是伐鄭除害之說須知誅殤政以誅呼

翬帥師　去其公子

經於貴嚴專兵深謹縱權之戒焉

無君全在不義固請上見　辨字要重發單說縱權不喫緊

會四國伐鄭　再序四國

複紀會伐之兵嚴誅討之法也

伐無罪輕定弒逆重聖人之情只在誅討四國及翬並罪惡之極極字要

發

立晉　特書曰立　絕其公子

春秋以義並法備擬置專立者均罪焉

入衆詞亦要提明。晉雖諸侯之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無擅立之理晉不可立國人又安得擁戴兩意雖分寔串總明父子君臣之義不得大開

五年

△觀魚　特書觀魚

內君縱非禮之游經特譏之也

禮字最重欲者人所不免惟禮可以克之隱公縱欲全在又從爲辭上見

首引晏子見諸侯出必有事隱無事而出便非

衛師入郕　書衛師入郕

外君繼亂而暴民失君道矣

湯火之後沃以清冷豈可以暴繼暴君道要痛發只提上虐民四字

考宮　正名之曰仲子之宮

因別祀而正其名僭事可定矣

桓公篡弑不明只因隱公攝讓未辨隱公攝讓未辨只因仲子嫡妾未定

這番正名關係不小所謂一字而成千古之實錄者此也　正名者罪梁

姓氏

○獻羽　書初獻

因事而明僭樂之僭正大典也

以別宮故句重若蔡廟用六且襃其反正矣遂追出前僭初字要重發

△邾鄭伐宋　序鄭上

原小國導兵之情不得不爲主矣

主兵自當首序傳原無斷罪語只發明當日導兵之情便了州吁一段不

必比論

○螟　書

經紀害稼之災明國之大事也

大事全在民本食天二句看出總是重民之意若小小物變何必書

○伐鄭圍長葛　書圍合書取乃見只將起不必收

大國以重兵加無罪惡可知已

只發圍為重兵其惡自見長葛鄭邑何罪全要描摹語氣暗串忽馮勿

○輸平　特稱輸平

經貶强國之結成以其所主非也

所主一差便是亡國敗家之本前半傳叙他納成之故罪鄭不在

只在相結以利沂防事敘後便叫破須用一二語點破勿似全出作

主便是義要直勢

盟艾　始平于齊也

春秋紀信惡其事之私焉

本大夫小諼齊僖懷小伯之志故平魯結鄭為他日伐宋地者亦志在齊

也

○○秋七月　舉時又書月

春秋備時月明天人之理一也

只講天人一理法天意自在其中此即是聖學秋令選士厲兵誅暴刑亂

取長葛　取者于策

大國玩法兼地春秋奉天理以誅之焉、

王法既不勝誅只索與他論天理了王朝列國郤入起處點過穆公以下皆是論天理不善之積即惡盈惡積而未著還無奈他何著則應必不爽

七年　叔姬歸　書

經錄內女之歸謹禮褒德之意寓焉、

一書而兩意存焉非禮之常勿貶叔姬非夫人要提起

○城中丘　書　以夏故書非書夏也

內君非時使民無養民之心矣

此傳養字極道教化風俗都從養字起　書城只點一句定罪不宜

年形　變文書秋

大國待弟過私經因飾譏而示貶焉、

同母意要發施及其子猶與嫡等只為私於同母故、 不稱公子而稱言不以公子之道待之而以母弟私之也要知後日卽無篡弒之禍原偏弊不得。

○公伐邾 稱伐邾。

兵有不待貶者因其所飾而稱之可矣。

為宋討也一句是衆宋邾兵爭魯邾交好只如傳辨論而罪自見不必又着斷罪語 渝盟就在非義中邾人無罪可聲了了在人耳目但稱伐便知託詞非奉詞

凡伯聘 書入前傳

卽王禮之加可爲不臣者實矣

舊王南季僕以王之不王立義於來聘者七甚況不如天王來聘者再確

人伐凡伯歸　曰伐是事夷　于楚丘以歸

王臣被患失節見縱患之罪矣

戎用徒故曰徒衆只解事實不重就凡伯失節轉到衛不救患書法總收

及刺衛

八年

遇垂　外遇以前同遇消

齊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先相見故遇于犬丘

人歸祊入祊　書法竟收入祊

強同盟委分地于內其心可誅也

但劈頭用鄭起中間成王二段乃敘祊許原頭見無相易理後即以無王無親斷罪其曰强入正見鄭强魯爲不義當尊王貴鄭指月投受均責誰

△歸祊　大意同上無書法

○入祊　言我入祊

所望國之强入而强國之昧義益見矣

不可而强入者魯也誰强之實鄭也仍在無君親上斷罪魯罪亦不可遺

△瓦屋　書日

春秋志大公故特讀參盟之始焉

參盟總有主盟　謹始就春秋時論昔諸從忠政是志公天下春秋時傾危成俗巳如江河不返雖謹之無益而聖人念頭仍是大道爲公即變周

制而不惜一傳還重上半截、

○浮來　特訶及

內君謙失其平經直譏其失禮矣、

謙訓稱物平施平字最妙千乘與大夫盟猶不平況小國乎太平可踰全

無禮統階級人人可窺其上矣

九年

南季聘

王禮加于不臣之國失正甚矣、

隱公即位九年要點出重發失威福之柄　舉魯則天下可知此處要旨

震電雨雪　必書

經紀陰陽之失度所感可知矣、

陽失節而陰氣縱君不能制臣而反制于臣矣要發聖人所書之意

夏城郎　夏非書法與中丘同

譏國非時興役無愛民之意矣

意郎心也愛養二字要挑發須見與民漠不相關情景只重時勿混制字

會防　書會不異其文

諸侯假命行私經直書以貶之也

只消書一會字其罪自明若聽禁王都自有異文以美之矣　斷他私會

只在爲謀于防私字勿放過　作此傳題勿雜入忌馮事

十年　中丘　爲師期于鄭　書法同前

列國假命之迹於中事而再見焉

只私期便非王命 去其公子

鄭會伐宋

經戒內臣專兵見制之宜早也

無君在先期上見鞏到此際構勢巳成制之亦不得了經意在制于未亂

敗宋取部防 直書曰取 曰敗

望國詐勝以兼地經直書以者罪焉

詐與貪分作無味且傳無罪詐語起處輕帶如傳結之 直書不嫌全發

得猶有重焉者意

敗宋 敗是紀貴書法

經紀內兵之挫敵以詐勝也

許無事實只及皆陣看近有主防傳乘敗人而深爲利者然本傳訓可棄

△取郜防　直書

內惡止于取邑不必爲之深娩也

取邑本是大惡較覆邦滅嗣差小耳須從不諱中隱隱見罪方妙

宋衛入鄭

即強國致人之兵善戰著矣

主下傳駐師于郊多方以誤之句左傳云鄭師入郊猶在郊

△伐戴取　稱伐取

強國以奇勝殘民上刑不可追矣

殘民兼本國四國說甚字從兼之也兼字看出傳論奇勝亦從平日料來

下語須有斟酌。

△齊鄭入郕　書入。

諸侯私違命以陵小、經惡其不順焉、

傳引程氏一段只破討違王命一句。斷非違命。全在伐宋非王命上看。　書爵不稱　不特言。

十一年　滕薛朝

經紀朝禮而著不臣之罪焉、

兩下皆本天子斷。非不必大別、

時來入許　書爵　書會　書及皆非特書只起不必例、

春秋辨其好之志、而深惡望國之不臣焉、

鄭志爲欲辨起。就爲欲例不臣作。須本前四惡領起。又字。幾見不[illegible]

○時來

春秋紀妖發謀小之志焉、

入許

內君志于虛小不臣甚矣、

須體貼今又口氣重發積字　不臣須本武王封文叔以續太岳之祀看、

桓公

元年

春秋述古編年、傳久之法具矣、

改元建號總不如編年可久自後人看來如此非夫子有意立法也正字

要發

公即位

書即位

經誅逆君得國本其實讓者而絕之也

春秋惡桓全在隱實讓而弑之提明讓字桓罪自明

○會稷

稱會

即強國要好之志貪利之罪見矣

只發明他圖許之志其罪自見勿涉黨惡

假許

不日易而謂之假

經以義正利深致意于易地之惡焉

書法雖有兩意總承徇利棄義之惡來惟圖惡故隱惟國惡故又許其自

新起手須將利字大發見得無君無親篡弑之漸源本都在此[illegible]必

大分許改過不說桓而說許人意在垂訓上連會垂只作事實點過

盟越　鄭伏罪絕　郲及只作事實

強國徇內志以黨惡罪不待貶見矣

是弑逆之人決無與盟之理爽夏人禽關頭都在此要說得利害可怖

大水

紀陰沴之災見逆德之不爽也

只將一宜字描摹或問以下都不重

二○及孔父　書及　書大夫　賢而名不重

經特取效節之臣爲天下大閑計也

父之節只在能爲有無上春秋大意全要後世人主崇獎節義之臣不爲

一時立勸　作此等題須有生氣方妙

滕子朝　降而稱子

小國首惡大惡春秋以王法斥之焉

滕惡不止在朝而在先先字最要發李端和云誅桓不敢先天下而黨桓則敢先天下難于發天下之所不能而舉于倡天下之所不敢四語爲鐵案　名實兩字亦要分明如滕與夷狄無異便是實夷了實夷而仍與以中國之名名實反不定矣

會稷成宋亂　特書其所爲　不書立華氏不必用

諸侯貪利以立賊經特表其事焉

甚矣甚字要發受賂立賊其罪又在不討之上傳意只重華督弑君一段

循隱與不必諱貶都不必用

取郜鼎納廟　直載其事謹書其几

經惡逆賂之章懼敎亂也

書法竝收明示百官句最重聖人懼字因此

杞朝

親惡而無貶者其情可原也

雖云杞紀言外要見討桓　只是無貶非書法也

會鄧

聖人傷懼外者以其內治之失策也

衛理悖信政是守國治內之策在前日不在今日楚自西周已爲中國之

患莫大莫强之事爾時尚做得到今日亦無奈何了責其徒懼者甚非由

字根道字來安中夏政所以待四夷

入杞　討不敬也便見失王

盟唐至　書至

經危內君之交夷傷中國也

惟不是同惡故有危道豈真以討賊望戎哉

三年　春正月　不書王

畧王號于首月傷王法之廢也

是入見受命何最重收不書王遍自是而後

會厲　成婚于齊也主正始意

○胥命　特起胥命之文

春秋志古道特取不盟之信焉、

全為傾危之俗故特起此異文要得聖人傷時之意勿泛言志古信論。不

指後日即今日不盟而相信便是　近正即是近古

與後鄭同皆是諸謀齊難、

會鄭

日食既

紀天變之大傷王道之微也、

既字即在僭號拒王上描摹影像、

譬逆女　譏

望國輕大婚之禮經書以示譏焉、

惟輕禮故失節本遠邇說、

送姜會讙姜至　御

望國失婚禮之正詳書以示譏焉、

聖人之意只重制治未亂　以不親迎叙起送姜之由公行不重姜氏姜

見不能譏始分二般不言以至不必牧、

送讙

即大國愛女之過而望國之失禮愈昭矣、

會讙　加送姜則

望國輕國母而重外君失禮甚矣、

有年　[illegible]

弑逆君之禍以見興也、

天理自是不差脩春秋者若見爲反常耳因舊史立新法全是聖筆

四年　狩郎　必書

經譏望國之遠狩全王德也、

微字對戎祀大事說　王德全在百姓苦樂上見每譏于微自非地而推

之其類甚廣

糾聯　狩貶而書名　稱弟帶收

相臣承命罷惡春秋深致其貶焉、

亂亂典也建典之人而自亂其典故曰亂首

五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　不書王　闕文　法盟密傳分因準作、

公如紀　存而不制

存大國謀小之迹誅其意也

志僭主齊言志即意也不虞紀覺句極有味覺則如不覺則滅所以爲僭

○仍叔聘　甚之子

經嚴公選之地故爲任子者示戒焉

之子二字重看與他傳之論世官不同迹傳以公選爲主壞公選全在徇

私上見要得埀戒意

城祝丘　主中丘傳見不時助鄭見齊鄭非義

從王伐鄭　不稱天　諱從王　不書戰不書敗

春秋因王威之衰深寓軍政于其中焉

寓軍政于春秋總各書法在內分一頭兩脚作

○大雩　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

因變而志僭禮春秋之義深矣

大雩者爲壇南郊雩五方上帝配以先帝自鞀鞞至柷敔皆作若國史皆之直曰雩耳大之一字乃見僭侈之文總是氣不相攝治國指掌亦此意

△州公如曹　書稱公起例

錄尊爵者之適小意有在也

主將有其末二句作須把公字翻騰勿直斷罪傳首度其國危不復是堅

六年

△寔來　書名

經名失國之君爲自棄者戒也

自棄政見自取依傳或字活點　正名意亦要發

會郿　諸謀齊難也主紀郱傳

小國謀雖于內失所主矣

○○大閱　書八月　書大閱提起不武

志望國講武之非而深識其不豫焉

兩書法並提喝春秋書意盡此乎曰非也是役也虞農失政無備禦之道

焉使齊鄭無郄玩偷如故也後如傳繳出來陰雨之意方爲肯傳

子同生　書子同生

錄適嗣之生明與子之法也

嫡字最重明法在此正本亦在此防後垂訓都在此書曰世子如傳帶繳

不重、

杞朝　少紀不具、

小國求援于大惡經傷其失主也、
公告不能寧定、不可脫、只重失主志不在朝桓、輕帶、

七年

焚咸丘　書焚是紀實、

譏國淫獵經譏其無愛物之心焉、
傳原無斷罪語引易禮夫子見推愛物之心。必無淫獵之過今焚林而田。
便是不能推此心　古昆蟲蟄而火田亦去莽騎以逐禽獸耳、非焚林也、

穀鄧朝　特貶而書名　去秋冬二時

經紀遠國脩禮誅黨惡而傷失刑焉、

二意無輕重仍從遞出發或開或遮俱可

八年

己卯烝　書

經志時祭欲彰後瀆也

烝祭在春正正合獻禽享烝之候爲見瀆三字要挑庚午浙墨極暢此義

○家父聘　不加貶

不貶寵惡之臣專相任也

全要發任宰相之專句這便是人主之職第論在任前一體一心無兩義

丁丑烝　再書一貶

再紀望國舉祀無非譏其瀆也

瀆且非時不再書不見貶要在春秋之文發議論單斷罪不活矣

祭公來　不稱使

王室輕使而致其尊經所譏也

以輕使致遂行重輕使上作味祭公緣此義得尊命不報句自見

九年　季姜歸　問季姜

經重婦道于王后之始歸正之孫

自歸者言合當如此非春秋有意抑之正始意要見王化之基即納在內

射姑朝

脩禮而忘危道父子皆失矣

本大任臣項斷其失道總以宗社為重無貴法

十年　春王正月　書年

經以名數正大惡明常理也、

全在亦周亦變上見他宜誅君子道其常故紀常、

桃丘弗遇　弗

春秋重信故于負約者惡之也、

弗者遐詞未足見惡合郎皆兩詰法方知是惡衛地如傳帶中變字要發、

來戰于郎　以三國忘至而書來戰　目齊晉衛

經譏凌內之兵以其不知類也、

不知類者不可已而已可已而不已也要將私忿小怨配天下大義看、

十一年

惡曹　奪爵

諸侯又申非道之信經奪爵以見貶焉、

以此明之罪全要承戰郎說因黨政所以結怨

厶執祭仲　稱字

命臣見脅之罪大其任而乃見焉

罪較然矣句問起不名稱字後結以祭仲無所逃罪全要重其專權上斷罪庇身保君一串事不妨小分廢立總承不必分名君字臣意輕不必見

突歸　不稱公子　不以突繫之鄭　書歸作事實亦要發

經易庶君之迓固而深誅其逆焉

繼之以父子言不當立以嫡庶言惟不當立故不當爭爭則不爲先公之子矣申議勿作兩意看

忽奔　以歸氏　名

正君而不能君自取可知已、

須就正上發不能君不獨仲罪不待大援總明其自取然則爲忽者奈何

如曹羈傳之明而能斷則是強于爲善矣。

盟折　存而不削　柔書名　叔稱字略起、

經據宋紀信明其不可恃也、

雖是一盟要令當屢數意方得

一盟凶會　皆存而不削

經記盟會之濟總見其不可恃也、

公武父　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率師而伐宋

即內君謀大之盟往事皆虛矣

只發盟會不足恃勿罪其叛離

○伐宋戰宋　既書伐又書戰

二國無正人之義罪有所歸矣

宋有可伐之罪鄭齊非伐宋之人以亂易亂同歸于亂而已非謂桓突之罪更甚也合二書法總括爲得

十三年

△戰紀　以紀爲主

小國倖勝非自治之道矣

只重自治二字自治者省德相時也省己之曲直何如便是度德相己之時勢何如便是量力擇援又是第二義引咎辨諭告訴總曰微詞度德量

力而爲自治之計惟此一着耳不能保國自此戰始要發

十四年 會曹 曹人致餼 主與鄭突同惡相濟本大全王氏評

△無冰 （新）

經詳常燠之變戒君政之弛也

玩一致字便見寒暑之變宜察勿以振刷責桓

○夏五

即聖經之傳疑當鑒聖心之慎矣

聖人無敢慎之心後人則當以聖爲鑒

語盟 出名 刪使是前定事矣

紀貴戚尋盟而私弟者之罪見矣

龍受在平日。卽遣盟亦見之。非友于之義、是不若全其弟、前定只提過、

御廩災 新則不書

經畧重本之役、以立教也、

重垂教作、

厶乙亥嘗 書

經志望國之祀、爲其失禮甚也、

嘗義取于薦新。八月非時嘗、必卜期而致享。災餘不敬、 特書曰以

宋以四國伐鄭

經以王制論兵、而不與其私相假焉、

以兵制統于天子、提起宋與四國交股、斷罪總惡其私、

十五年　求車　書來

春秋譏王室下徵，室亂源也、

王室書求，自是不好的字面了，垂戒意在後半傳，下觀而化意要發況車服乎，亦要點醒，民志不定全自上人侈心上來故須王室端本

突奔蔡　以自奔為名

春秋于諸侯見逐，必端本以責之焉，

君定有國而出，于臣一段是文定主意，只虛虛繳論勿粘住突，

忽復歸　何稱世子　稱復

經于鄭君返國見其不能立之責焉，

二書法總一意原出奔傳不自立作，既絕復歸政，見他不自立，諸侯失國

以下衆復字義不通

許叔入　書入王許

貴戚復國之難惟非義故也

但說太岳之裔先王建國便是復國之義張胆明目何忠無辭今却因亂竊入恰似盜得除牀一般豈非引走難路上去

會艾　謀定許也

始挾鄭爲利後定許爲名艾之謀烏足掩入之罪乎

郝年葛朝　郝人

小國恨王黨惡春秋所以狄之也

兩罪一串發

入櫟　削復國不書獨書入于櫟

經于庶君據險深明謹禮之意焉

城櫟至誤也一段是事跡只重既入于櫟共國已復矣見禮不可不謹聖人意在垂鑒不重責莊

會袲伐鄭　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

經識諸侯之疑義以義無可疑也

天下是非本于邪正邪正既定義不義洞然了有義之疑纔有不義之果

果敢從疑上生來須將邪正提得分明破疑纔有力　要知此會本謀原是納突左傳甚明

十六年

公會曹伐鄭　單伐鄭同序陳下是事矣

經責大國易序謹禮之意深矣

蔡是武王所封衛是成王所封此先後一定之序了亂序在伐鄭而以蔡

背照出利率人即指先序　民志不定便是亂了此意要痛發

○會葬

即二國之始序而知不可紊矣

此時無意升降勿說他序得是但要爲伐鄭之案

公至伐鄭　書至

推內君之所自至而深罪其恣焉

上無王法即指納突勿牽植逆

冬城向　寺中亦傳雖時亦書見勞民爲重事

朔奔　郭名

御于庶君之出本王命以絶之焉

只重絶朔不重本王命須含諸侯不當納朔不可復入意　朔罪是附兄

至死左傳所謂構急子是也

十七年　盟黄　平齊紀且謀衛總傳所謂小國之于大國不得已而要盟也

盟趡　年茂之盟後即伐邾見盟不足恃

戰奚　疆吏來告公曰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

紀望國敵外之迹見得備禦之道焉

要彭長勺詐勝　指月主内兵書敗曰戰無車齊還主長勺翻揚寸[illegible]

○蔡季歸　字　[illegible]

貴之可貴以終無得國之心也

不有國在獻舞立句看若力不足以得國即不居亦不足貴可貴要把士

國合看見他心超爵祿之外替單重稱字指月兼歸賑詞幾稱乃見其貴

宋衛伐鄭

杞內君從大之兵見盟不足恃也

六年

春王正月 復書王

經于逆君之終循以王法絕之焉

身無存歿指桓時無古命誥天王

與姜氏如齊 日與

內君失正家之道經特治其本焉

莊公

春王正月、 終即位不書。

春秋黜內君之擅立、正大倫也、

不請不承一串下、

孫齊 書夫人孫于齊 去其姜氏引古諱勿再、

經于國母之出必權恩義以示法焉、

全爲嗣君故權恩義究竟恩輕義重春秋之嚴法如此、

逆王姬 不言如

君內臣之罪仇婚立人道也、

築館 特書

經重復仇之義雖變禮而必書焉

一傳全重義字　端本要他辭而弗主

榮叔錫　不稱天王

王室追寵內惡經書其違天也

全在天上發揮

王姬歸　書歸于齊

紀王女所歸著忘仇之罪也

○遷三邑　以師遷

經于大國迫小深惡其不仁焉

以迫字為案以與繼為斷　不再貶而罪已見統論凡遷勿認作書法

二年　△伐餘丘　特書

此誌貴戚之得兵戒縱權也、

貴莊意輕並戒意重須在莊公幼年上著眼　法不當書故曰特書則指

邑而曰伐、

會禚

即國母之肆行以知內君失子道矣、

三年　溺伐衛　貶而名

貴戚無僨厥職春秋所深貶也、

要知貶溺即所以貶公、

△紀季入　不書叛　不書名　入者爲詞不叛

貴戚奉命紓患其情可原矣、

先提明兩書法後發其所以見承命事齊以存宗祀實有不得已者用地爲國也非盜地去國亦爲國也非棄君故不書奔不書名與私地有别異、

○次滑　書公次

内君駐師不勇于義矣、

全要提醒義字婚姻之好義所當恤不共之讎義所當報一舉而收兩善義之可爲孰甚顧乃逡巡退縮若使無兩善經亦不如是書矣畏字要發

四年　享祝丘

國母有越境之享失禮甚矣、

既非人又非地串下方反得甚字意出

公遇垂

絕於爭國能君者僅不沒其寔而已

總莫適與不問是突是儀　胡氏直以蘇轍語當傳只不取其子儀之說

取作文要得此亂意方妙

大去　不名　大是紀實

斷去國以道則外君之不爭亦可與矣

與字內隱含不與要得傳語氣

狩禚　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

望國親仇講武無人心矣

人心二字要挑醒

五年 如齊師

經書國母恣行示謹微之意焉

初不能制令便不可制謹微慮患可不早為計乎知謹微自能慮患不乎

厶郳黎朝

特書曰朝 書名起例不貳

經于夷屬脩禮美其能自進焉

兩能字相照脩朝禮謂其能成朝禮正所謂自進也不單是能朝王命了

因朝禮繫令日想他平日所行必漸同中國了此王命所自膺也

厶五國伐衛

貶而稱人

內外逆命黨惡春秋深貶之也

逆命黨惡二意一串稍重逆命上 人公非只貶公因公無加貶之法統

在人內耳、

六年◎突救　書字。

春秋褒王臣恤忠論其理而已、

傳只論舉王命自當申抗命自當救幸不幸。豈能逆料哉、設謀如諸侯

不顧逆順王命必無申理設預料諸侯不顧逆順亦無申命之人矣。理即

法行法俟命不重。

朔入公至　書名。書人。書至。

經于逆君復國兩嚴詞以見罪焉、

朔既逆命衛侯不應黨了責衛意即在責朔上見　春秋大義亦要發朔

之逆命余在爭國、

溯入　畢公王晏被誅惡之情政所謂黨惡附奸也

遜君抗命復國、春秋深絕之也、

歸伻　特書

特紀遜胙之歸、結正諸侯之罪也、

結正者歸結其事正明其罪豈其弗察四字要挑挈然後而後兩後字股

七年

恒星不見星隕　無書法、

經紀天象之變、傷王道之微也、

經星滅沒、是法度廢絕之象、衆星奔流、是威信陵遲之象、點明後、不必分大

○大水無麥苗　書大水　無麥苗

觀春秋謹書災見王者之心矣、

全在書法上看出王者之心。要得竦動人君意。

美氏會穀　逮春會防大意例。

即國母恣行。見大國之惡益遠矣。

△次郎侯　日次日以侯。

望國妄動而駐師。經深貶其非義焉。

不問是邀是待。總是非義。曰師雖事遠。亦要點他無名動衆。

○治兵　志

望國因久役而簡兵。經譏其黷武也。

黷武雖指治兵。要在暴師露衆上推原。

△圍郕郕降　合題分是書法

內君非義而無功惡於是著矣

親仇伐同姓總是無義無義自不能服人三書法一串歸結在郕降斷案

前此無名黷武尚莫測其出師之繇到此方有着落故曰惡著矣

○師還　義繫于師故不書公

望國班久役之師春秋示重衆之義

師本輕于君因君輕之而反重政王道之權衡也至是師爲重何要痛發

齊無知　不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文定削經立傳不可作題

八年　盟旣　日公及齊大夫

內君謀定仇國忘親極矣

糾母魯女故謀定之怨深隱重要透發

納糾白入　糾不書子。以小白繫齊。納入不稱公子帶敘不重。

春秋辨爭立者之分而詳詞以定之焉

當立不當立總發互形不必大關管仲召忽一段講後借證

納糾

經不與貴戚爭國明大分也

只糾弟也便是定案未嘗為世子輕

公白入　重以白繫齊故不稱公子入者難詞輕敘

嗣君分所當立不得終絕以王法矣

只重當立而以無承稟挑之管仲徒義仍作證

乾時敗　言敗轉更諱公

原內兵之所自蚵雖敵讎必服矣

言敗如傳作頭即以不言公問起倒忘親釋怨作　梁字可挑發

取糾　復稱子　取字帶收

大國心于戕弟經惡其不仁焉

要摹他必請然後四字

○浚洙　書

望國勞民設險脉囿國之本矣

本字要痛發勞民便非保民而況洙乎四字正透末務末字

十年○長勺　書敗為主即指日敗非兩書法

經以王事期敵故責其挫敵焉

自善陣逆溯不師皆王者事接兵尚不可況用詐勝詐勝在三鼓後來人之竭若覩轍亂旗靡此追逐常法非詐巳亂寡怨要發王者不戰政爲此

公侵宋　魯宋無隙而侵之以致其報復非保國之謀本王氏註

入遷宿　不再見　即遷宿是事實

經干大國迫小深惡其不仁焉

不仁全在非其所欲上看出遷國重事劈頭要喝破傳描迫字最婉最痛

○次郎乘丘　次字非書法只如傳敘

以報復之師而內潰之兩俱失矣

味傳誠有罪也繫接魯人若能云云當卸重魯後分責小人之道對王事看

次郎

苶傳鈔曾方肖、　齊報長句宋報公使

○乘丘

望國勝不以理非遠怨之道矣。

奉其辭令便是理要門稱出蒙與比而先犯政所謂偷捷也故曰小人之道

敗祭獻舞歸　谷　去國祭同

絕于與國被患深絕其自賤焉。

本是有國之君乃其為臣虜故絕之此統論凡為虜者界點於事意重做

有國者

○敗莘　書荊　稱王自楚通始此是楚貶

特正夷狄之名以其僭王而猾夏也、

兼荆聘伐鄭二傳一爲其僭爽不恭故狄之一本其僭竊之罪正其夷狄之名兩傳各有妙見二字交中點出方醒眼

𢾾諱奔　書爵　書奔不貶

經恕失守之君以義無可絶也、

無罪乃見不幸　引左氏一段作証

敗鄭　本傳而爲之　宜長引　指月壬秉丘檮合亦可

十二年

○宋大水　志

春秋志外災明王事也

王事總是謹天恤民　春秋之心視外災内災無兩故謹恤不分

○王姬歸　周辭不與

春秋不與王女之貴明婦道也

述天理訓後世意亦要發只是不異非抑之要說得婦道有大關係方妙

十二年　歸酅　仰而不慚　歸見事實

錄內女之全節以示勸也

全在紀既亡矣上描寫方得

及仇牧　書而獎例

經紀大夫之殉難勸臣節也

仇牧原非絕頂死難之臣只爲世多求利逃難者故借來作勸

萬弑　弑書萬出奔陳

經惡與圖黨惡惡其不以爲賊也

黨惡無據只是不以爲賊耳把爲請爲賂兩意挑發

十三年〇北杏　[illegible]齊稱人　宋侯稱爵

經下伯圖之始發攘王以立法焉

尊王王道世道分關亦是齊與桓亦本上無天子來不如竟在王道上講

其始亂下段且狀衰勿涉尊周便是推了全白一段不得已之心來

滅遂　書滅　猶人不重

覆小者不仁經重其罪焉

前說罪執爲重後應罪莫重矣倒罪齊責其不仁遂不幸就中挑講末挽

收善詞　因齊創伯之始故說天下之民歸心

盟柯　皆舉爵

春秋不貶釋怨以非怨之時也

聖人怪他當身不復正恐易世今易世矣即非桓公已是失時況桓又無脩怨之理故曰可也全是沒奈何法兩可字照應

十四年〇三國伐宋　稱人是絕貶書法

經予有制之兵見伯業所基也

將卑師少自當稱人就稱人上見用兵有制故天下莫與爭全要本齊賦上說管仲得政要拈出　制即軌連鄉里之法作內政寄軍令者此也

單伯會伐宋　不再舉三國之名所謂平兩也

兵舉于從伯無可貶矣

宋既背北杏之會便可伐而伐之者即北杏之齊桓也豈有貶道此政與州吁對看勿說太好

荆入蔡　主荆㪽傳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

外夷猾夏經州號以斥之焉

會鄄　宋服故也

紀伯業初定取其政之簡者

陳蔡皆邾已附齊者不復與會不欲重煩諸侯也北杏會諸侯安中國云云

可點入

十五年

會鄄　出兩鄄小分前後總發

即伯好繼講見其心之慎焉

此齊始伯也合諸侯而不盟所以為慎北杏傳意亦不可遺

○伐郳　齊序宋下

經紀王兵之實見伯業之未成也

人心未盡與故伯猶未成即今月郳不服宋宋欲討郳則小不懷大不畏

可知桓亦無如何也要把此個反照

△鄭人侵宋　說是紀實

彊國用事寖太經特紀其實焉

單說亓勿着褒貶傳意只駁無名行師一句亓在潛師上見

十六年　伐鄭　衛人序宋下

觀伯兵討貳見用意有制而業之未成

謂伐宋侵鄭二傳、當主伐宋侵宋傳、見有例有名亦可、

荊伐鄭　同前入蔡

同盟于幽　不與公　書同盟

經紀始霸之信而於從違者致意焉、

兩邊俱要着齊桓始霸說即以始霸總起而後分之。　論桓只在匡世、勿

說尊周會叛盟指受詹逃須講得活、

△執詹　書人

春秋惡伯討待之之意深矣、

宜執而執、在常人自不須說。今要體貼春秋待齊意發盡道盡仁皆于本

○殲遂　書

紀餘民之復怨勸戒昭矣、

亡國餘民對强齊之戍勢萬不敵而理能破之乘醉掩殺亦是積忿激成非偷勝也觀此强而不義適取自殲弱者有身何患不立即疥遂之亦可備勸戒之林矣

詹逃　特書曰逃　書曰齊逃來

經于外臣托內交著其罪焉、

兩邊俱重義字詹不能以義明理齊不能以義守信皆罪也、

△多麋　書

經紀物異憂民之意深矣、

說到放龍蛇逐犀象載筆時便以禹周自任意字勿看小

年大○追戎　書追戎

經于望國逐冠而深豫備之慮焉

無備全在不覺上若素有武備豈有戎來不覺若濟西魯之境內可見戎

入已深矣求雨意要透發

有蜮　以有書

經紀物象之興君當慎其感矣

十九年　結媵陳遂及盟　結書公子而曰媵陳人之婦　齊宋書爵而曰遂公子與齊宋紀實起下而已

轉于內臣行事識其人已之皆失焉

將禮不失已亦不失人提起後分斷上以輕振起下以重振起方有力

△遂及盟

內臣輙盟大國失人之罪無辭矣

只一輙字專抗都在其中

△伐西鄙　書伐亦紀實稱人不與

伯國討內有詞內臣致寇之罪昭矣

此只是失人招寇傳連失巳說者見他取輕于人亦是招寇之道

二十年　姜氏如莒　書　連上如莒同

親國母越禮之甚見子道之不立也

齊人伐戎　稱人　備後斷傳攘夷狄之勢

伯主節兵攘外其勢震矣

二十二年　○肆大眚　書大眚

望國縱惡之過經譏其失刑焉、

失刑全在大字上見　縱有罪自然虐無辜了天討國典止為惡人而設

若惡人幸免五刑盡虛設矣

盟防納幣　不言公　不待貶

望國忘仇圖婚春秋所深罪也、

總是娶仇為大惡無人心要發透二書法總收雜出一比大意同、

辛　公　祭叔聘　不言使

總　不與王臣私交正人臣之義也

天子之內臣何重即如祭伯寰內諸侯一般不與使不假以使之名也、

非私交自應使人君明此二段要暢發總是春秋防蕭牆之禍

公觀社　此書乃史氏之筆非聖人書法也

內君會祀大國經直見其不法焉

文定未嘗立傳直借劇語耳總在不法上立議勿分不是概不書會二意

○荊聘　書稱人

春秋槩進遠人之慕義與善之心安矣

此傳變夷與夷帶耳全在樂與爲善上發揮樂字從遂字生出後世之君一段要發指月重變夷不知傳中凡變于夷一段承後世之君來未徹盡法又連吳徐越在內細看自明

遇穀　主意傳要結姻好期連援總

內君講圖婚之好經譏其失時焉

○蕭叔朝　加遇穀作事實

經紀非所之朝欲反之于正也

撥亂意亦要見亂對正說非治亂之亂

丹楹　同刻桷可出單出亦如刻桷

盟扈　詳書　連遇穀同

内君圖婚失時春秋明義以責之也

若裁以大義斷無娶齊女之事亦不至失時了

二十四年　刻桷　連丹楹同　詳書　所言極當

内君崇後以誇仇女春秋誅其心焉

沉字要痛發三心字政相應

逆女至　志

經志親迎之常惡其忘仇也

只重不正其親迎于齊一句

姜氏入　不致入　詞書統論圖婚事不必繳

經惡內君之娶仇女特詞以著罪焉

全本宗廟上發揮失夫婦之正又推出餘義串插可也

覿用幣　曰覿　詳書

經于見小君者兩明其非禮焉

分兩截看總責莊公　私字別字要發

戎侵羈奔赤歸　雖以國氏皆不書爵　只羈奔同

小國廢置于外夾春秋亦居正之戒焉、

就一出一歸見制在戎統志在戎見不明不斷明者洞其分斷者能自立

赤歸　　歸是事實

即庶孽歸國之易居正者之不能可知已

公郭公

即國君之自亡善惡不肯徒知矣、

知之便要行知而不行適生君子之心張小人之忭耳

子女叔聘　　稱字　借盟戎傳命大夫例稱字、

季字命卿之脩禮意在尊王也

鼓用牲　書

是國弭災非禮忽天甚矣、

諸侯鼓朝不鼓社救災用幣不用牲一僭一諂皆非禮也、

伯姬歸　書歸　不詳迎點起、

經志內女之歸見小國闕婚之失也、

禮之失失親迎之禮也非只罪其不使卿、

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與前鼓用牲意同、

友如陳　報女叔也重私交斷罪、

二十四年

伐戎至　書至　與伐徐反看、

內君舉擾夷之師久而又孤矣、

指月主伐徐傳必我與徐合兵表裏為魯國之患雖有明傳而徐又在下

頗費照管。不如照舊。役久勢孤爲憂爲患意亦點綴在中。

△伐徐　不致

經不志內兵以其無可致也。

不渝時則非久辦同會則無危明是兩意勿以無危總承爲患親行要點。

十六年　會淮

春秋禁愛女之過者欲以禮節也。

非事輕失禮重、

○盟幽　特書同

經紀伯信之協見得衆之盛也、

即難服者服見諸侯無不服故曰得衆之盛鄭服全本勢來要鋪張得有

齊桓三大盟是成伯關頭處北杏曰戴前兩曰與此月授三字可

季姬陳　無貶

不服內臣私交正本意也

表不正下便效尤傳意不單指季子　通季子之私行在直書葬原仲上

私行是自家私事即有命亦是私

伯姬來　來而必書

內女不當來而來經所以致嚴也

莒慶逆　稱字書

杞外臣圖婚辨分謹禮之意皆見矣

兩下俱以書法問起或提起辨分倒公失禮亦可

△會城濮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

即伯國受命于王，其師不可抗矣，

只作伐衛事，邇舊云命討出于王，甚無謂，

伐衛及戰　以衛主〇書曰　稱人不重，

與國抗命而亟戰，其罪大矣，

逆命直拒伯，擅伯不可拒，亦爲有王命故，　兩書法雖分，意貫一串，聖人之情情在尊王也　立頹是衛悲事，此時懿公方立，

○齊人伐衛

伯主奉命討罪，不可抗矣，

此是衛不當拒之案，勿作予齊無書法，　稱人略繳一句，

△荊伐會救鄭　州泰　紫校

夷患肆而伯救興見安攘之義矣、

楚暴提起倒重乎桓安攘之事從救恤之義上看出稱人主兵俱不貶只

借來鋪揚局面、

荊伐鄭　○無故二字要緊

外夷盛兵虐我經所以狄之也、

○會救鄭

伯兵舉于恤患而安攘有其事矣

安攘即在本比、

△冬築郿　志

時詘而興得已之役非人君之心矣

全在不視二字見他與民不相關　周禮荒政十二四曰弛禁息征役也

○大無麥禾　書大無　下書告糴兼出方可收

經志闕備之辨譏不務本也

直待倉計始知平日全不料量矣須得一時驚愕意不敢本肆侈心只一意

○告糴　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

內臣爲紓患之情春秋責其實焉

急字從書法上攀出　文仲但知急病是了當國任事之名而不知[illegible]

直教使民不病方是大臣任國之實見名不見實便是[illegible]

年　公新延廄　書　悉字須今大無告糴對副看

國用民非時經惡其盡力焉、

勤急也此乃勤食之時禮凶年馬不食穀除道不脩、

城諸及防　同城向

卅年

師次成　欲救鄣而不能不言公恥之也、意同次滑但無兩善、

經于莊國駐兵識恤患之不勇也、

△降鄣　不書鄣降而曰降鄣、

伯主急于務小春秋明道義以責之焉、

只脅使脅字何等恃強急字亦從脅上推出與有緩之須臾不得者漸責

鄣不重然扶抑要合發　紀之附庸須點

遇齊濟　謀伐山戎也　主遇濟作斷語之善、

○伐山戎　特貶稱人

經譏伯主畧遠乖戒深矣、

譏桓畧遠全在凶民上、當時為戎病燕、只須救燕通貢耳、何須剿令芟斬、抵竹深人不毛之地乎、全是好武功、故一些利害不顧、若不抑而稱人、後世之啓窮功好殺者何所底止、春秋之意全在垂戒上、強本治內、即是攘待王者制禦夷狄之法亦在此。

春　下

公築臺于郎　書

病民自樂、經書之以示譏焉、

夫樂臺便知不緣占候了、獨樂同樂要發得痛快、

獻戎捷　書來獻

抑伯王之矜功、以功不足矜也、

躬來誇示何等震矜一獻字耗折他雄心多少。 諸侯有四夷三段只說

獻者下奉上之辭一句。非責其失體也要知功不足矜雖獻于王何取

三年

梁丘　齊爲荆伐鄭故請會諸侯宋請相見於遇、

宋序齊上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起邾鄭伐宋傳即倒退而簡禮故以

經以常禮序諸侯而尤惡其簡禮也、

爵書法、

慶父如　日如齊　不書意亦要見、

即逆臣去國之恣而委權之失見矣、

今日之出入自如只爲兵權在手要描寫重垂戒意、

閔公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

果國君之嗣位正大倫也

閔公纔二歲周禮童子侯不朝不請命罪在當國者即內無所承亦非其罪

齊人救邢　書救　稱人諱微

經書伯王恤患之真恩天下之情也

聖人之情真期無真也傳意統論一經之救只說救善而救邢之意未

其中勿作

落姑

說內位之見思賢可知矣

從國人思上見賢非以賢故思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要望得危延鄭重

△季子歸　　曰季子曰來歸　仍書仲不稱公子

經于內臣歸國深致賢賢之意焉

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何最重四字決總為安社稷而生聖人之情國人之思皆是公心非有私于季不書公子須稱季子不書奔須來歸收要清楚

△仲孫來　　直書

伯國省難君臣交責矣

總根不討賊來桓失在窺覘仲失在僥倖閔之禍皆齊君臣致之只是如謀不討賊耳然須如傳從憂魯望魯說來方有情

二年　吉禘莊公　吉禘　吉吉　于莊公

望國享親之僭經因事以志其失焉、

雖云三失禮歸重在僭非時非所作二脚書法總枚、

夫人孫邾　孫邾　不去姜氏

經權因事與經之罪著忘親之效也、

屢書雖累指忘親本孫邾之案政在此故傳末有書法如此句應之、

慶父弃　齊

經于望國失賊端末以示鑒焉、

總是失之于易雖使不可過失之于細大使不可為雖有智者不能善其

後失馭臣之道亦木無復讎之志來者事已無及了只索留為後人鑒耳

○高子盟　特稱高子　不稱使是事實、

外臣裁命以靖鄰經特著其善焉、

使將南陽之甲便有權了必曰二段是文定料想之詞從使將至魯推來

總是無一定之計高子能決策平魯定僖所以爲善然是權柄非權宜也

狄入衛

推與國被患之由可以垂戒矣、

重宣姜淫亂之禍從詩上看出要得聖人錄詩不削之意

鄭棄其師　書鄭棄

二國以遠將亡師君臣胥失矣、

須說師不可棄透露按而誅之三段是退小人之道責臣亦在此

僖公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

經斥國君之擅立、正王法也、

當時内無可承、只不告于周耳、春秋不許妾母私屬、人臣擅立、故總斷之

非王法、王法即王度、

○聶北次　猶師而次

伯王恤患有遺力、經所譏也

力有餘而不速、一串講、聖人之情、總是急于恤患、救是睦鄰之禮、與他救義字不同、

夷儀城邢　邢以自遷爲文、而邢者宋師齊師曹師城邢

信王終成存小之功春秋權予其志焉

重志義上發而以無命挑之要知天子若能正雖有功仍不與

△夷儀　 書邢遷

即小國之避患見恤患者之緩矣

只重緩不及事要體丸字勿徑用斷罪語未得後此無功伯義竟失矣

○城邢　 再序三師

經美伯主存小亦救時之權也

亦要本他自遷說來方見無封國之事

△楚人伐鄭　 稱人

知外夷之浸強當防其漸矣

侵字從前看來漸字從後推去恰是今伐鄭爲箇關頭作文只就楚勢講，而經世意隱然言外方妙

會權敗僞 頂批

內君無安穩之謀、今兵好而見之焉、

既會又敗須得其講義詐戰不重、

〇會權

即內君協小謀好、而知不可背矣、

志同謀協勿講然隱隱說果同果協後必無中變矣

敗僞

即敗作主定、

內君遑詐以姿小無輔伯之誠矣、

△敗莒獲　以邾如爲邾而書敗獲

內臣以詐禦敵愧王師矣

提明罪在莒便可理諭即不用詐原不取他况又用詐乎備責就書法上

見對不責莒看非責備賢者之責

二年

△楚丘　不書桓公

畧伯王專封正王法也

尊在下滅而不存上見渡河野處衛已無國因其徙居而定之須禀命天

子凡用士祭服乘馬等惟天子得頒賜之非桓所得專王法即春秋之法

△滅下陽　以虞首惡　已而皆滅

小國貪利棄險春秋兩變文以責虢

本是一串事斷罪則分爲兩上以首造意起歸咎首惡下以下陽一邑起歸到虞虢于兩下俱有春秋此義上見法下見意或偎作而雙繳亦可

○盟貫　御記遠略

伯王結遠以制外其慮周矣

義著政在慮周上見獨言遠國義係于遠國也陽穀纔定謀此只定交勿測

楚人侵鄭　觀章刈輝狀何　有四字侵狀傳作馮殿上鬥　指月玉　此謂傳是人侵鄭近在王畿雖有別傳終貴舍近求遠

即外爽馮叔當請命以討之矣

三年

公三不雨　紀時一法

許天時之變見君心之勤也

勤即閔也每時一書見時時閔雨也

取舒　徐人　為齊通伐楚之役

進功伯之遠人論其世也

兼荊聘徐越伐吳二傳看類本善而事又善故念其先伯益而進之

〇六月雨　兩云

表內君同樂之心示君道也

喜雨從閔雨看來要得聖人垂教意勿草草僖

〇陽穀　大會未言　未言者江黃未敘此只說江黃不及他國故曰未言也

伯主定奇兵之約謀亦善矣

伏江黃合後事乃見此只從兵法說起後之不用江黃而實用江黃者此

在兵法臥餌不知餌如此便見奇謀若把後事臚列盡與竟似全傳題矣

友萑盟　敗鄭後始來通齊伐楚

內臣承命講好見輔伯之善矣

楚人伐鄭　與侵鄭同為主恩伯內孔叔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故也

夷兵横加上國罪誠可討矣

四年

△侵蔡伐楚次陘　侵伐作專楚　重書遂　書次　去侵蔡同

子奪攘外之兵無非所以尊王也

子奪交互說名雖爲周而擅周之兵則譏兵雖擅周而志在尊周則予奇

正輕點在前

侵蔡遂伐楚　結書遂　夫侵蔡單提正字

詳伯主奇正之兵特罪其專爲

○侵蔡　從先事寔　兼闘穀傳江黄不與齊單于齊兵無時

紀𢮥小之奇而伯謀之奇亦顯焉

○次陘　次亦事實　書次尚見序績

經于伯王愼兵而特序其績焉

按兵脩詞政是服楚之事

△完盟召陵　曰屈完　來盟于師　盟于召陵

外屈有服義之善而伯王待之有道焉

屈完服義亦不得太累提起作頭即就他詞辭承對上見桓處置得宜不遂者不遂與戰也　不暴者不暴師不驕者不驕楚庶幾王師正在此見

完盟　曰屈完　來盟與不稱使作事實

外臣奉使而服義深可嘉也、

稱名氏是特筆權乃權柄之權與高子盟傳同服義是諾包茅其餘並順

且違算不得服義也、

○召陵

序伯主帥外之績以其近王事也、

全在卒與之盟而不遂上看不驕不暴又從此句推出

△執濤塗

稱人以執

伯主虐使臣失反已之道矣、

一謀不協何要看見得事甚細罪甚微且我欲徑陳而陳不納必有取拒

之道不自反而厚責人豈器量深宏者而出此

△及江黃伐陳　合附叙侵陳二傳、

駁伯謀之善因見伯德之衰、

或將犄角之勢提過倒重德衰亦可、

至師伐楚

經志內君之返國以攘夷之役久也、

汪氏註重大攘楚之功不如王去國踰時雖然兼攘夷方有氣色、

△侵陳　稍侵陳　加執伐大意同彼只用責字、

經於伯威之遲深責其歉于量焉、

桓興於王只爭量淺不能承受微疑其怒而未勢即桓亦不之覺也聖人

非以王德望之政見伯不足尚如此

五年 杞伯姬來朝子

主吳氏小註伯失夫道君道父道姬失妻道母道子失子道齊僖受朝亦非禮也

茲如年

李公于益師傑主貴賊之卿

△會首止

特書及以會

春秋重王儲而殊詞以示尊焉

殊會之文春秋特爲王世子而立須將强臣弱主弁亂世局而鋪叙起乃見春秋立法之意全爲抑强扶弱與撥亂而生不如是何以辨上下之體

○盟首止

再記首止

春秋深美伯信以正倫之功大也

美在一舉而皆得太子踐阼惠王乃得升其子是父子之道得是爲襄

諸侯乃得君其君是君臣之道得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亦在此故夫子云

一匡之功作文要拈出

鄭伯逃　特書鄭伯逃歸

經貶貳國之背伯權以大義也

制命非義自不可承奉大義以裁王命仍是尊天王也先要將大義闡發得透變之中自聖人身上說勿指齊桓得中鄭伯失中

滅弦奔　恃江黃道栢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與滅譚同

執虞　書執曰晉人執虞公不言以歸

經于貪以覆國者而深致其貶焉

一傳都是書法只傳末棄義趨利云云是正意以不與滅為主而驗匹夫之資總之

六年　伐鄭圍新城圍許遂救公至　特書　稱鄭救　殊字不重

伯主兼得攻恤之義春秋深善之焉

自有遺力逝下及楚云云　以見得討罪恤患之義要在及即二字上探情

伐鄭圍新城

討罪有遺力將有所用之也

說有遺力便要含救許之地若一時盡力攻圍則轉移便不能捷矣

圍許遂救　去圍前同

春秋深善伯主以移師之義多也

公至伐鄭　要在甚之尤甚何以至上發師多從下久乎

七年　齊人伐鄭　曰伐　稱人帶敘

邾國復致伯討由其有從夷之罪也、

壬申傳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公復治之在未離復治上生情、

△小邾子來朝

小國得錫爵于王由于進禮者素也、

見黎來傳其後王命以為小邾子蓋于此已能自進于禮矣無書法進禮

要說得活勿粘着朝會

△寗母 諸侯官受方物

但主講通貢之好尊王之美見矣、

舊主惠奉用左傳通貢鄭奸二事無明傳可據不如單主通貢借柯傳合

諸侯尊天王矣、

△盟洮乞盟　以下十序方伯公侯之上　乞

經紀伯信明大義、而謹大節也、

上處下實須善對、或分上下截、亦可、

△盟洮

　　褒王告難于諸侯、

紀信而先奉命之臣、尊君意也、

全要在聖人之情上發王命須說得鄭重、

乞盟

　　孔叔曰、闕若不可以輕傳意即此

經著貳國之屈、見其始不慎也、

禘廟用致

經著魯國僭祀、因著崇妾之非禮、

禘僭起二股即倒私恩崇母作用致作事實故不稱姓氏禘非夫人不與

祭故特舉大事而致之、

禘于太廟

望國行僭祀非所以事先也、

誣僞不誠政見亂名犯分非兩意以夫子志之曰爲案夫子傷之曰爲斷

九年○會葵丘 不來會

經不假殊禮于重臣以臣無常尊也

先將職任重矣揚起見如此重臣而不殊會知人臣雖貴總無常尊非可

世將寵拔節字自就臣身上說義字從肆揭說要精覈、

再言葵丘

○盟葵丘

伯主明禁而信喻其美大矣

以明禁爲主將咸喻足之惟咸喻乃見明禁之美甚因桓公之志早見于天下以申五命人便信之即翼戴一事可驗以五命是周盛時之禁桓特奉而申之非托之王命也文中點明禁要簡潔勿漏

十年

滅溫奔　孫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故滅　亦與滅譚同

及栢息　書及　書大夫

聖人取踐言者亦探時之意也

不食其言指濟則君之盟不濟則以死繼之數語從君于皆本無足取止爲世衰道微取節焉以爲食言者愧耳

伐北戎　此失用兵之道狄當伐而不伐戎不必伐而伐之祇見其不務德而遠略耳

冬大雨雹　兆乎陽穀之會

親天戒之預知君德不可肆矣

十二年　會陽穀

經交譏肆樂者爲伯業惜也

禮字提明作桀行荒則業怠卽陽穀時已見之不待伐黃不救也桓傳如

傳串發近皆是總上下導說不必收

大雩　同前例　後乎陽穀之會

△伐黃　總伐

志遠國之被兵罪伯主之棄義也

既與會盟終無告命並無近理況觀歷三時待援之情何如急切早知不

能往救何如當時聽敬仲而不盟齊伐是因誠而見罪勿說此時尚可救

十二年　滅黃　昔戲

小國被患而守正經深傷其不幸焉

宜就予黃中大發憫黃之意云誰使受困失所至此方伯連帥安所逃責

乎夷狄見弱總不脩職致之要點出

十三年　厶狄侵衛　直書

外夷敢于內殺惟伯德之不終也

行荒業怠病根只在不誠若無怠無荒四夷且來王矣誰敢生心[illegible]

然後二字要挑

○會鹹　附侵衛傳亦是直書

[illegible]易舉于夷讐、召忠者可知已、

妙在亦來不忌四字。淮夷本小醜耳。示之以險也。來生變忌荒之弊也

○城緣陵　直書諸侯而不序。

譏伯主遷國之專、論道義也、

傳中比斷只用城邢衛爲狄滅以下、足書詞不同之意耳、勿牽入專在城而遷之、與自遷而城者不同、當時杞病、只須救而存之、建城啟土、非諸侯之事、亦勿說不請命、

遇防鄫[illegible]朝　鄫及稱遇稱使。只遇防單責書、只鄫朝單責鄫

經正內外加禮之失以示戒也

沙鹿崩　書法惟獲晉侯可收、此不必收、

紀大國之變欲人君省德也

狄侵鄭　附僖傳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

夷夏而近于王畿之者益危矣

秋公伐徐牡丘次匡救徐　書盟于牡丘　書次于匡　書大夫帥師

年去　僖徐同

諸恤患之意欲其敦不息之誠也

以楚暴虐即轉下三段見救患須協號令須嚴諸侯自合親行而今却如

此案須何也看來只是無不息之誠故始勤終怠至此封境形勢亦漸

楚伐徐

外夷肆暴蓬闖皆亟有以拯之矣

全在遠字上形容改起下齊在山東與徐密邇行文要吸

△牡丘次匡

即講漠而今殆知伯義之息矣、

小開總見桓德衰而志息

牡丘

講恤患之信息可知已、

次匡

恤患而駐師息可知已、

當速故緩只為號令不嚴到此桓亦無如何也須揣出一段衰惰之景

△救徐

伯業命將恤患安攘之志息矣

要本封境形勢說來見得可以親行而不行豈非志怠　連次匡出總以不速不親見他衰怠不必以救次大分益衰者較侵陳桓德之衰看

伐厲　以拔徐也亦見怠

震廟　即震夷伯之廟　夷伯展氏之祖在無駭之上

紀大夫之廟災見其有所感也

雖本展氏有隱慝卻要合天人相感之際微矣推開說方是廟制不必提

宋人伐曹　責其無輔伯之誠益爲晉伐厲故也

△婁林

即中國不及庇遠見夷勢之張矣

主城濮傳大夫不能救見楚之橫起繳要見城濮

公戰韓獲　書及不書伐　書獲不書戰　書獲不書師敗績

春秋紀兵而定罪正名之意具見矣

上以罪晉爲主免秦帶之下以重君爲主輕師帶之

戰韓　只書戰不書伐

經紀交兵專罪致寇者焉

罪晉只重背施幸災貪愛怒隣皆背施中事免秦正是專罪晉不然伐人

國獲人君豈無罪乎

十六年　隕石退飛　書而不殺　單出而不救石隕而害隕石

經紀圖伯者之召變垂感應之戒也

會淮　城鄫役人病有夜登兵而呼

紀怠義之好見內君之在會也

此爲滅項之案傳單主怠義無明傳不如主項傳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

未歸而以怠義作事迹

十七年　伐英氏　報娶林之役不能病楚而徒伐其與只爲餘楚得也伯義分在義本主氏說不和諱

○滅項

不諱强臣之覆小示抑臣之意也

先剖明是季孫所爲即就書法斷意如此握權爲惡之臣不與之諱乃見

聖人不爲朋黨比周

會卞　以公故會齊侯于卞恒失刑裘禦

十八年　伐齊師救戰覊狄救　書法然救黃静

許大國瀆倫之罪明大義也

伐齊之役奉少奪長是斷罪之綱善救者責宋也責齊者亦責宋也中國諸侯亦指宋許多書法總是責辭先把長幼之分說明見枉私竊義不文

伐齊戰甗敗 以宋爲主書齊師敗績 去伐齊前 只伐齊右司無書法。去敗績并救衆字。

經于大國昧義之兵兩變文以責之也。

齊受伐應主齊齊義直應諱敗故曰變文。

師救 狄救 書救無斷。伏救四公子。單師救只著齊以罪宋。

經惡大國昧義兩托救兵以見意焉。

無虧當立孝公自不得立孝公可立四公子皆可立矣。

狄救 書狄救 不備人倫與謝舉之意二書法倒救。只救可許中國益不能進罪矣。

△邢狄伐衞　稱人。再書狄人伐衞。亦重書人。不重伐。非兩書法也。

春秋進外兵以其德遠也。

伐衞所以救齊。句要提醒。功近德遠。正從此看來。無及于齊。故曰功近。然有此救。而天下知桓賜難泯。衞人負德。則人心猶有安懷之思。故曰德遠。

執嬰齊　滕書名。宋稱人。

小國有可執之罪。而執之者則專矣。

當自滕見執。叧直遞到宋無王上。做。勿板對。　滕罪。迷不事齊來。

曹南　見。圍曹。寓非同志。不見示信。

大國急于要盟。操心之失見矣。

要發他急于令諸侯。全不照管已德。

郜子會盟　不及曹衛之盟故會于郜、

小國從伯信非出于誠也、

卽後幽傳小國受命于大國不得已而從也本宋襄偏心說來、

執鄫　皆戰從傳連執鄫爲一會虐二國之君、

△圍曹

卽大國討貳之兵見操心之失矣、

傳意原合前後數端不單指圍曹一事須先提討不服也作書是後說來

衷一生只是欲速見小惟操心如此故不能紆徐待人亦須見聖筆之妙

文字要指他急字

衛人伐邢　王鍼邢傳衛人曾不反思而遷怒于邢、

與國報怨求反己之道矣

公盟齊　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

中國開外盟之始春秋深罪之焉

楚人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句最重鹿上會盂禍根皆在此中國無伯鄭

伯首朝要提清與晉法照應　余要林得聖人一段感傷之意方妙

梁云　沒秦晉起不必收

小國不能自强有取覆之道矣

自取亡滅則滅人者便可畧蓋意在明徼也後說不能自强于政治攻與

前自强不息相應不能自强便有亡滅之道況又有好上功云云

尚新[illegible]

〇南門

望國勢民非制春秋深譏之也、

天子諸侯皆有南門惟天子五門諸侯只三門臯庫雉兩門僭天子臯門應門之制故不當爲僭未及並僭只責他不當勞民改作泮宮閟宮可斷、

鄭人入滑　王爲之請不聽、凡制爲傳鄭不予作、

齊狄盟邢　爲邢謀衛難也、于狄故衛人。

二十一年　秋侵衛　師義猶夏齒狄之

○鹿上　人。宋公　連會盂大意同不必拔書法、

大國交夷昧尊王之意矣、

先將盟王之義發明則宋不義自見如是而欲繼桓烈桓烈果如是乎。

△會盂執伐　特列楚子于陳蔡之上而以列執爲文　亦書不疑

連鹿上出同、只會盂單責宋、

經紀外橫縱患啟患者均貶焉

既云分惡于諸侯則楚惡不必另說上責不勇于義義在宋直楚而上說

下責不明于義義在攘夷尊王上說俱重執上勿以伐泣

△宜申捷

和卽宋捷

經諱大國之辱愧內義之不伸也

能申大義使不受其辱了須體傳文說得有氣槩提著宋字曾義無可逃

故諱之

盟薄釋宋公

諸不言處乎

言釋宋公作事定

望國畀大權于外夷春秋深貶之也

以天下大變引起倒事與上操縱都在釋字內書法雖有兩然而釋者見

天下大變而所以致其變者罪全在魯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䜣

一起一收並收者非

下年 公伐邾取須句 書取

望國專命存小經譏其非禮焉

非所以為禮正應崇明祀保小寡之禮非又以請命為禮也以亂易亂易

邾之亂若以崇祀保小之故請王雖為丹亦掩了有王命便非亂

四國伐鄭 討其貳楚也亦責求衰失省己之明

○升陘 諱不言公而書及

望國輕兵貽害春秋諱詞以貶之也

輕用師旅蔑群指不設備邾以須句故來只消諭以辭命若遽然與戰即

設備亦是輕兩下總為須何故也兵以誅暴禁亂此反為暴為亂故貶

公戰泓敗　詞緊和毅宋公書及

經譏伯兵之刱責以王政之本焉、

愛重傷二毛自仁義做來便非計末節小襄平日不仁不義即使鼓儳獲

者亦不加惡今却借小仁小義塗飾適足見其遺本之惡耳非專惜他餘假

三年　△伐宋圍緡　書伐　詞郎

伯國乘約肆暴非義之尤者也、

惟霸國係業故責他尊攘若他人只罪他乘約矣尤字與又字緊相照應

要挑發、

三年　狄伐鄭　宜出其等矣上二不加自反遂出伏師是用夷制夏抜只木也　不亦宜乎

王室用夷制夏亦不思本矣、

出居于鄭　待書取出　出而取者

經于大君寫外示端本存防之意焉.

上重襄王用夷制夏之失下重聖人撥亂反正之旨.

干年、繳滅邢　名

春秋嚴親親之法立人道也.

只重王法不餘一段同姓異姓不必入諸說照邢無罪攻甚衛惡亦不重、

杞伯姬逆　書

經志閨婚之失因罪主婚者焉、

重婦之禮滑卑姑自逆輕微、

△圍陳納頓　書楚圍納

經不淨外夷伐義正本意也。

以陳罪提起倒諸侯上正本即正諸夏也。中國不能治則夷狄進矣。勿說

楚不當伐義

盟洮

宋　盟何　何　二盟合出于乙師伐鄭衛。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

鄭

致國附非義之黨招兵有由矣。

衛不可忘在伐齊之後報德以怨又遷怒于邢。

△使西追弗及　書人書侵書鄙　書追書至酅弗及

只說西軍責貢。　只追弗及罪責著。

內外慣兵交譏其非正焉。

齊憤甯衛魯憤使齊用詐深入皆憤心所爲也

◯伐北鄙

望國郤非義之師文告勝也

乞師傳非義提起重長句文告之辭見善于郤敵　使展喜受命展禽重

在申王命

衛人伐齊　洮之盟故也　主與齊爲黨

△遂乞師　書

望國資夷報夏非義自見矣

以義字爲正重以夷猾夏上深思遠慮計安社稷即伐齊傳危字意也

滅夔歸　夔子不名　楚人亦不名

各外夷羅親特原小國之無罪焉

夔是祝融分派以熊摯爲始祖故曰無過其祖猶魯祖周公不祀公劉衛祖康叔不祀后稷夔無罪重發楚滅同姓如傳帶繳

伐齊取穀至 特書以以提起重書致 單出公至大意同破例讀

以國用兵失正有危道矣

特筆即夷取人之邑皆有危道然特筆即夷尤重串下方得

伐齊取穀 書以

以國用夷取邑失正甚矣

例以字書法若曰楚何人而可以也穀誰邑而可以楚取也

干年 杞子朝 正杞子朝魯狄不亂華成公用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 此是桓公因之不貶

斥小國之變于夷以存夏也

滅入杞　　青徐江傳仲延煙兵

紀內臣擅兵之始戒縱權也

△圍宋盟宋　　默而稱人并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以宋二書法總收

經貶外構因罪夫同兵好者焉

楚一頭諸侯與袁僑立鄉諸侯一楚也齊立一諸侯也貶楚稱伐下二項明自

圍宋

外夷猾夏而諸侯從之皆在所貶也

兵看操諸侯滅國之句罪總一案矣全要發他無故

內[illegible]

內書寬於被患之國罪可知已、

須切無嫌深究痛發、

年　侵曹伐衛　再稱晉侯

經於伯王陰怨深致責備之意焉、

只王議復怨一意斷曹衛罪輕與說衛請盟正甚其復怨之罪足上意耳、

責備賢者不把文公比世上恒人也此意亦要發、

晉侯伐衛　書法仍用再稱

伯王報怨過刻、纔故責之也、

就使不請盟也、該恕他纔是賢者之道、樂與人改過、非與衛、是望賢者也、如

買戍衛

題無不本戍書法不必收、

殺無罪以衛說若單一項還

可然、

經於呈國斷刑特書其不君焉、

救衛　主伐衛傳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　勿說晉邊云、

假外夷恤患之名、責伯之意深矣、

△入曹執畀

經于伯主虐小、深譏其悖道焉、

將古者觀文匿武云云為案而以不修詞令云云為斷暴論勿分論字即

在暴內推出、遂字、又字、欲字皆當着眼道即禮也禮即序成之禮無書法

○城濮　楚稱人、點趙　及在晉侯

伯主意主于戰功不足筭矣、

貶楚點趙衛誅晉侯、　楚未有必戰之意、而晉決之故看意可誅誅意即

是畧功勿作兩層看　戰意只在許曹衛拘宛春上勿參入蒙馬等事功

利道義須兼發、

衛侯奔楚　不名

經于諸侯失國端本以咎伯焉。

晉咎只在拒盟當時若許衛結盟便是收拾天下一大機括奚至使其兄

弟君臣紛紛不靖一衛尚不能綏撫何論大衆大事病根只是鷙智自私

之賤士　衛下勢、獨衛于上是徘筆下是紀實、

經紀伯信存大倫謹大權也。

天王無下勞之禮諸侯無廢置之權兩開作廢置總在立武上說勿索衛侯、

陳侯如會

鄭與國之來会伯事振矣

△王所　訂卯

春秋于覲禮之變特示正本意焉

天王在是諸侯自當朝只是下勢不是耳所謂正本者正此也若巡狩有

常時則方岳有常所安得非地之朝傳意重勢民義幽與踐土於禮異

鄭復歸晅奔　名所奔只作事定夫例　書歸不重

經于諸侯反國若滅倫之罪焉

重上半傳斷罪書復只爲不許復起問勿入講

晅奔　王殺晅傳君歸則已出無人臣之禮即主本傳緣是走之晉而　令其君歸原衛侯不信其言終殺叔武亦得

觀大夫去國之跡不臣見矣

〇會溫

伯主講致王之信情可原也

此會是召王事跡以河陽尊周全晉間起見諸狩之忠情寔可原無書法

△河陽

書天王狩

尊天君以時巡之名全伯忠也

全要發聖人原情為制一段委曲周旋之意以誠變禮以忠誠故不拘常

禮也為王諱即是為晉解尊周政所以全晉

壬申朝王所

觀望周覲禮之修伯心誠順矣

主晉侯召王以諸侯見

王諸侯再至為許不會之案亦可借王闕疑從

質太扳、

執衛歸京咺歸　言歸之于　執而稱人　衛侯不名　而元咺稱復　所書歸

伯主抑君而助臣春秋盡詞以責之焉、

書法雖多分君臣二項而總結在執而稱人上君臣無獄豈有爲臣執君之理斷晉罪全在此

執衛歸

主爲臣執君大意同上以稱人爲案以不名歸之于爲斷、

咺歸

以咺逆起倒責晉、以稱復爲案書自書歸爲斷、

入遂圍許　遂者繼事如傳徵

究小國徵兵之故，知罪在不臣也。

傳焉予晉意只重罪許作，今法是采法，勿誤用。

○襄歸遂圍許　名　只襄歸同。

經罪以利復國者，而性命之理正矣。

性命之理即義也，出乎義即入乎利，分界最嚴，世人昧利害不曉是非，都為性命之理不正，聖人之意借晉襄戕天下，即以定天下耳，行文要嚴切。

二十九年　介葛盧來　書名不書爵　公在會經之分本。

略夷屬之脩禮，以其不能自進于禮也。

反黎來看，書名起例，冬朝同，只點左傳開作嗚分別。

△翟泉　略而稱人，諱不書公。

上下講信于王畿均有罪矣

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句最重兩于此攻切王城內說無君指公與列卿正本則指王子虎亦與說蓋上既瞀便莫禁下之陵也

大雨雹

紀逵國天災著失政之萌也

此時政尚不在大夫然有其萌矣要重發

三十年 △狄侵齊 直書

直紀外患之肆見伯職當脩也

書法必合圍鄭為全攷得有照顧為妙狄閒鄭虞何要點醒移師意如傳活挑重攘狄不直救齊

及瑕　以公子冠瑕而稱及

明貴戚之無罪而忌弟者之惡彰矣

只重忌而殺之句專意輕帶

鄭伯　逃其師

經名復國之君惡溯恩也

只重以牧害伐木支句天下爲公一段借以甚其罪耳形止戚屬　勿用子家語

△晉秦圍鄭　以稱人

經紀二國用兵啟忿慾之戒焉

晉主忿秦主利向背只就今日向晉背晉說二國結釁速兵蚤不秦不　不稱

宰周公將遂如京如晉　不忘紀

稱君臣施報之迹不恭之罪自明矣、

以王室禮隆提起轉下不恭斷罪遂是紀實非書法、

宰周公聘

王室命重臣以寵內意良厚矣、

即周禮意之厚見魯不應薄報

三年　取濟西田

望國欲復故地非易亂之法也、

總是不請于王則故田非故田亦無從辨魯取曹猶曹取魯耳故曰不以亂易亂。

公子遂如晉　拜曹田也、

四卜郊　四禮之變而書

望國祀天之僭、經因事以志其失焉

不以孟春而仲春、不時、不以三卜而四卜、不敬、兩意提起、重僭禮作理宇要大發、僭禮自伯禽受賜已然、不責僖公、按天子有二郊、冬至祭上帝、孟春祈穀、祭只有祈穀之郊、

不從免牲

經譏望國之僭、因廢祀而志焉、

此即上傳所謂或以牲也、或云僭祀、故不從、然則往時從即非僭乎、可笑、

猶三望　作書曰猶

經紀望國僭祀、譏其可已而不已也、

要發稽字義、左傳曰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杞伯姬來求婦 特書于策

經紀國母爾婦爲亂致戒也、

直垂戒上亦有防微圖漸意、

闔衛遷帝丘 只省丘詞

經紀夷夏盛衰之迹做愚縱患之罪咸見矣、

夷盛夏衰只作事迹、重衛不自强晉不安却作

三十年

侵狄及狄盟 再書衛人而稱及

與國卽乘地而要盟春秋深貶之也、

須講傳說與一轉、非人非地還講、單侵狄主衛乘亂而要好、

三十三年　秦人入滑　主秦人伐晋傳

遣人移師于小可為貪兵戒矣

因鄭不克而入滑敘列重貪鄭斷罪　初聽杞子之請違蹇叔之言要點

入殺傳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信已而遲其詐亦可作兩比

國歸父聘　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稱之

外臣見重于內知禮之善見矣　人晉子而狄秦

敗殽

二國徇利謀以交兵春秋均貶之也

先將人道天理點眼後好照應晉罪以忘親為重背惠帶說秦罪以殘鄭

為重不哀晉帶說　一聽先軫違欒枝一聽杞子違蹇叔

一△伐邾取訾婁遂伐邾　　前書其事

許望國虛小直見其非義焉、

以義字爲主重不勝忿懟斷罪、念毋意如傳孫後、罪遂伐只用忿、、

△敗狄于箕　　書晋侯伐秦傳尊尚威力、

郎伯國性夾尚力之習見矣、

命郤缺賞胥臣就中點綴末繳尚力如此豈待伐秦之日而見恃力之罪

、、李梅實

紀天道之愆見君威不立也、

天失其道草木猶犯之而況君乎言下警切要體貼發揮見除慝于微慮

愚弄摹之意、

餞許　典敗其國，更以秦伯就中比論為妙

文公

元年　公即位　踰年書即位，

總　酌周君嗣位之時，惟其中而已。

踰年即位，是通例，惟文受命而立，故首發于此，緣始終四句是正意，

毛伯錫命　來

經于王寵之來，特識其失正焉，

失正只在來之一字上看，文公喪制未畢，禮不入見，只王室不當來耳，此

錫正是繳冕圭璧之命，

○晉侯伐衛　從城把傳

嗣伯先討賊而覲王得尊獎之義矣

先且君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故朝王于温可謂能修文業矣

得臣如京

望國遣使報王慢亦甚矣

衛人伐晉

春秋予與國凌伯責其失反已之道焉

楚會戚 晉孫咸曰救數會之此大夫專會諸侯之始背歸文會猶傳

譏讎作文

三年 △ 彭衙 秦晉侯

經責伯國之擅敵明王事也

乘厲侯秦侯會諸以非會不免難合乎夷子防伯若然與夫有罪者

餘韻乎小廉曰此安即在主字上想出知處已便不求勝人而能愈人矣

作垂、評

內君舉先出之慢經以為惡而諱之焉

後此不視朔不會盟惡皆原于此直諱微意作

及處父盟 諱不書公 適晉不書反歸不致

經以強臣抗分為可恥故深諱之指

正分存禮皆為內君故雖分二項不必截然開作

垂隴

經紀伯臣與好而伯臣之私與專見矣

主無駭皆裁二傳書士見世官不書司空見專命古者置卿必求賢德古

者大夫皆命于天子、亦有王曹殺命數偽作專命委權者、

不雨至秋七月　不日至于秋七月不雨　不書八月雨

紀內災而畧其辭君意可知已、

二意字要透發、

大事躋僖公

經議內祀之道正大體也

只重兄弟不先君臣、特貶而稱人、

△四國伐秦

伯國專恃[illegible]以結怨春秋以微詞見貶焉、

全要[illegible]能力二字須發明全不專欲四字要挑得

劉與蔡師聞是結怨勿育啟悲

逆紵者 書

望國遠而圖婚經論志而譏之也

娶在三年之外而欲娶之志則在三年之內君約者可如是乎

○蔡侯伐沈沈潰 無貶

此詞紀伯兵亦用師之法也

凡用師者義舉則褒報復則貶沈近楚而附楚可討也以近楚而附楚亦

可不討也若久與中國會盟而一旦服楚則討之為義舉矣權正申講分

○秦伐晉 貶而稱人

賢君二過經備責其非義焉

穆公是賢主故望其假借之術若汎常諸侯聖人亦不責備他了 可是孔

伐不報非稱他後引能歧政見他今日宜歧而不歧也 悔過指貢二道

指憤須有分辨人之舉斯爾也何義哉義字要指出

楚人圍江

以彊冥而虐小必非空圍行矣

主救江倘楚人聞之必不待徹四境也戍之衆 云 云 應令救之者必有道

如晉及盟至

許內君之出入以[illegible]討之論

晉賦菁莪不賦嘉樂既明其周又反看

以伐[illegible]

書[illegible]如

經予伯莒惟恐識其失用兵之法焉、

假趙衆實不是身獨提一軍非法耳楚有不容之罪攻解討大機括借此

人合諸侯誰不願合爾乃用孤軍進援豈有濟哉用兵所以貴決也。

附 逆婦姜

將娣 不書至 不稱夫人姜氏

年 經重婚禮定始而交譏內外之失焉、

以內外俱貶表制說要發正始意、

滅江

書滅 大惡同滅齊

杞小國之守正見伯謀之疎矣、

○晉侯伐秦

不諱晉侯

報兵猶無貶改過者之善可知已、

傳中以責秦形待晉全在常情王事上比較若譏晉侯是亦以王事責之矣安見善秦之意故曰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

寗俞聘

外臣不敢當大禮志敬足嘉矣

借納幣傳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賦湛露不敢擬天子當陽賦彤弓不敢比諸侯敵愾

五年

歸含賵　特不稱天

王室厚禮妾母春秋畧詞以譏之焉

入鄀必滅六　單出滅六主厭鄀傳作變夏之漸

即外夷肆虐弱伯業之衰矣

晉襄懲衰不如初年故秦楚吞噬弱小而無忌

六年　行父如陳　行父季友子始見經

〇射姑奔

郎大夫去國而伯主漏言之失見矣

漏言者晉侯欲將射姑問處父處父曰射姑民衆不悅不可使將晉侯告射姑射姑殺處父　重垂戒意作

不告猶朝　書法互循字不訓那見紀實

經于內君廢禮深致愛禮之意焉

傳意總發明閏不可廢知閏不可廢而不告朔之失自見幸其猶朝故以罪其不告　只不告月單主廢禮　云猶朝單主愛禮

七年

令狐奔　稱人。事及　去厥稱引、

經重貶伯兵示置君之當慎也、

提破稱人即將書及開起例胥志職而歸重在不慎作重垂戒上、

先蔑奔

即伯臣之去國而置君之不慎見矣、

只作令狐事寔點明畏逼背夜仍重置君不慎無書法、

盟扈　不名。　不序

經紀立伯之好而專與怠皆譏焉

每邊各有二意上重強諸侯下重後至書法分敘諸侯不序即譏其不及、

伐莒涖盟　借斷道傳小國訴之大國勉強而應之非自欲也、

彙傳甚　當將彌傳作徵其實

八年　衡雍盟縣　再稱公子各月其會五其名與地

春秋謹華夷之辨因事而致詳焉、

重在雜邑天下之中一何會盟事迹不重、

八衡雍

許大夫之相盟將以別于亂華者也、

舊去無事傳謹體不如此有來傳、

救如京伐　謹于此事

春秋以窒慾戒後而致謹于此行者焉、

持志帥氣理極細要重發

司城㳄　以官舉

外臣不能其官咎在任之者也、

專貶公子卬須兼意諸說守土二字正與出奔照、

九年　求金　不稱使

經不與相臣之擅命譏大權也、

王命號令天下此利器也可托便可專跋扈之臣往往用此箝制故當譏

姜氏如齊至　致和非書

因事而明小君之重示防微意也、

明小君之重政見致其不安者之非哭市呼天兆已見于此矣、

篡歸父　書及

經于伯國旣刑深惡權臣之私也、

先都士穀帶見全在偏私上論他專示後世意亦要發

△伐鄭遂會救　貶楚稱人　書救而稱人

經惡外殺深著怙患者之罪焉、

楚暴捐起即重懲不恪倒責所作舊以息患啟患分未當去伐鄭大意同

伐鄭　主貶懲夏勿分貪暴無故意要發

○叔聘　共君書爵共臣書名而稱使

原世以進脩禮者聖人之不絕人也、

此傳重在變夷與荊聘傳有別惟夏而變夷故思著悔過仍[illegible]

要本聖人重絕人之意上發方有情

歸襚　書僖公成風

因事而正妾母之名正乎適也

十年○秦伐晉　以狄書

春秋重貶報怨者亦以形改過之善也

狄秦本程氏說或者許晉是料想之辭作文須將晉悔過秦報怨提明發

透狄秦轉下許晉尚傳詞意忽然

△盟女栗　主辯深傳不待書爵

譏于齊貨分之姦直著其失焉

王臣與齊並斷

△侵宋厥貉　狄而伐鄭三歐書蔡侯　加伐秦同　夫且宋同

春秋紀舟著懲夏之心顯從夷之志、

心與志要痛發楚與齊桓察異三國、

狄侵宋

卽大國有狄患其從夷可原矣、

十六年 △伐陳 下[illegible]

經紀外夷虐小國懲夏之罪也、

重志于伐宋上、與蔡入鄭稍類、

與鄭伐之從于楚者、借鄭數傳

會承筐

紀大夫之謀好、示謙讓之意焉、

以承賀楚師之不當、與伐陳同、發懲夏亦有作適其[illegible]處者

△敗鹹　敗狄

春秋正名于狄使後人知所考也

此傳只辨其非長狄正名二字極重別種類政所以正名也意在便後人考證不專在制禦之畧

秦術聘　予之

季札聘傳秦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于中夏故使人之來皆畧

畧遠人之脩禮以其雜于夷也

〇河曲　旨稱人　不以晉爲主

經貶二國交兵尤甚穢曲者之罪焉

兩稱人是應令狐之役以罪其暴兵連禍正與不奉詞令句相應此曲彼直難低與者彼此皆曲罪在甚者此輕重之權衡也

城諸及鄆　一朝二城，又興師焉，勞民甚矣，雖合時，安得不書。

三年　世室屋壞，書，譏不能出作事矣。

譏內廟之毀，見不恭之罪焉。

會晉及盟，還會棐公至

譏內君之出入，志其安也。

文子相行，能營子家之賦，鄭衛遂會，共協平晉之謀，只如晉至晉同只合

晉會棐，主紓二國之患

十有四年　新城　此同　蔡不與盟作事實諸入

予協伯之盟，為王室計也。

予諸侯之會，非謂晉能尊王，只度之君臣大義，倚下者

者便宜了耳要說得利害

有星孛入北斗

繇紀天象之變示感應之理也

○納捷菑弗克　曰弗克　納人

伯臣從義春秋曲以善之焉

只重長幼上書法有二意則一也義字要重發

哀奔　書字

予大夫去國以其存道而貴之也

衎不義安然而出看得一箇幾字見幾就爲封人已見了封人可不去以

爲賢便不可不去此時不去後便不可去所以今日之去爲知幾爲存道

齊執單伯 不稱行人。

經予內臣見辱累歸以示意焉。

以巳執之謂以單伯自己之罪執之無與齊也

執子叔姬 書日行人

經于太國辱君母深嚴治篡之法焉。

十五年 華孫盟 日華孫 不稱使

逆嗣而世其官春秋之所禁也。

傳首提司馬工兵之官最有力以逆督之孫而使本兵柄何怪其專行逆

君乎傳未春秋此義故足此意與別傳譏世官不同。

十二 單伯至 致而不名

守命臣之返國謹臣禮也、

人臣禮當尊王尊王命即所以謹臣禮、

郤缺伐蔡入蔡　見其用兵宜得討

盟扈　晉而不序

春秋槩責諸侯之棄義廢討賊之法也、

受賂只是晉同惡則諸侯責晉即插在責諸侯內責晉帶出、

歸子叔姬　曰齊人來歸、

大國自絕夫君母黨逆之罪彰矣、

侵西伐曹入

紀逆君肆暴原罪于縱惡者焉、

十六年　陽穀弗及盟　齊侯曰請俟君間

卽內臣要信無成縱惡之罪見矣　此本張氏說

四不視朔

卽內君之怠政放心之失見矣

事神治民聯講只重放心上作要本平日說來

毀泉臺　書

內君揚先世之失春秋諱而書之也

○滅庸　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

外夷猾夏以靖國經特減其罪焉

不是全無罪故云末減　蓋謀全在不從上見得有王意周之東遷宋之

而彼皆失計也、齊不獨能謀、且能斷、晉有取滅之道不可逃、列書三國

若不獨楚、楚不稱師、見非恃強。

上宋

四人伐宋　皆貶而稱人

列卿縱惡、經深貶其失職焉。

一傳全重職守、先要表列卿之責、則貶之力有力

會屈　衆而不和

畧討賊之無功、正君臣之義也。

傳雖不及受賂、不妨黜出。

遂得臣如齊　書大夫並使

内臣始聲逆誅、經變文以罪之也。

並書只欲起問耳罪專在逆也

夫人歸　書夫人　書姜氏　書歸于齊

全君母之去國而罪有在矣

季孫行父如齊

即大夫之奉使謀惡之罪彰矣